

唐代宴饮图壁画。

唐代仕女图壁画。

壁画里的人间烟火

■ 韩惠娇

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，不少人躲开热闹的商圈，选择走进博物馆、探访古迹遗址，在慢悠悠的访古时光里，循着一幅幅尘封千年的壁画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些镌刻在砖石之上的丹青，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史的珍贵补白，更藏着古人的生死哲学与烟火日常。新年伊始，让我们品读壁画里的“天上人间”，恰似翻开一部鲜活的生活图鉴，让今人窥见千年前的岁月风华。

一壁丹青 穿越生死的千年对话

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漫漫长路中，唐代以前的卷轴作品几乎湮灭于历史洪流，仅余古籍中寥寥几笔文字记载，可供后人按图索骥。然而，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，如同打开月光宝盒，开启了绘画艺术史研究的新世界，大量墓室壁画进入了研究者的眼帘。古拙、神秘、恢宏的壁画像一位穿越时空的老者，带着强烈的艺术美感，讲述墓主人“天上”“人间”的故事。历史研究者运用这位“老者”讲述的“新材料”，拼凑出了早期绘画艺术的版图。

墓室壁画除了是艺术史的补充材料，它还是古人人生观的体现。两汉时，人们认知的生命是一个连续的、永不止息的状态。即使是死亡，也只是肉体的消亡，而灵魂会到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永续。所以，丧葬中处处体现了“视死如生”的观念。墓室的门口曾留有“诸观者解履乃入观此”的字样，提醒入墓室者如入人家参观一般，需要脱鞋。墓室里画着主人生平，墓主可以乘坐龙车，御龙升天，与日月星辰同寿。

墓室壁画的绘制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楚文化的丧葬礼仪，大规模出现则是在西汉后期，至宋元而式微。壁画的内容多为两部分：“天上”“人间”，主题为墓主人生平和死后世界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的内容侧重略有不同。

汉代壁画通常是在涂有白膏泥或白粉的空心砖上，以墨线勾勒造型，用平涂技法赋色，常用朱、紫、绿、黑、赭石等天然矿物质颜料。线条多粗犷流畅，造型朴拙夸张，有极强的感染力。其中，以“天上”景象最为重要。墓顶多以日、月、星辰为装饰，墓壁上阳神、阴神、四灵（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、雨师、风伯、东王公、西王母绘作“天上”的神仙，墓主人的灵魂则御龙凤穿越祥云，从人间奔赴“天上”。这反映了时人的“阴阳五行”“天人感应”的世界观。

烟火人间 壁上鲜活的生活图鉴

发展到魏晋南北朝，两汉时期的玄奇幻想几近消失，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。壁画里充满了活泼泼的人间烟火气。由于墓主人多是有身份的贵族，“人间”多绘有“出行图”，用车马仪仗、侍从属吏以彰显墓主人生平的赫赫威仪；绘有“宴饮图”，用高朋满座、觥筹交错，表明贵族身份的交游；绘有“庖厨图”，烹羊宰牛以显家资富饶；绘有“堡坞庄园”，那是墓主人的豪宅；甚至还有农耕、狩猎的“生产图”，以及“赏乐舞”“观百戏”的“娱乐图”。这就是墓主人的生活影像，被一一记录在了墓室壁画之中。

到了隋唐，佛教兴盛，壁画中出现了诸多金翅鸟、莲花忍冬、狮子、供养人等佛教仪轨内容。至于宋元，墓室壁画尽是人间琐碎日常，充满欢快的烟火气，表达出对生命、对现实世界无限的留恋。至于明清，壁画墓遗存较少，已不足观瞻。

墓室壁画作为功能性绘画，其创作者一般不是身负盛名的画家，而是画匠。因为两汉时期“视死如生”的观念，墓室壁画的创作虽然不以创作珍贵艺术品为目的，却是寄托了墓主人乃至丧葬主家对“死后世界”无限向往的载体。画匠作画时，带入的是墓主人的视角，在墓室里描绘出墓主人的生平——出行、狩猎、农桑、稼穡、宴饮、娱乐……就连这些日常活动的组合，在墓室布置中都有讲究。例如，两汉时期，墓主人在重要的祭祀场合应以东向为尊，所以宴饮图所绘的方位也遵循礼制规律。

这些绘画创作并非源于艺术创作的自觉性。当观赏了一定量同一时期的墓室壁画后，观者就会发现，大多数作品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作定式，人物造型的角度、构图，甚至内容，无一不是如此。创作者的创作有一套可靠的底稿可依循，即使是不同的题材，画匠也可以创造性地在底稿上增减内容，赋予不同的榜题（在画面旁边写上画题），从而形成新的画面。

古今相映 壁上春秋的生命启示

壁画中的人间烟火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人们物质生活的诸多信息。通过这些远古图画，我们可以走进时人的生活，一窥先人的衣食住行。

位于鄂尔多斯凤凰山墓地壁画，展现出了明显的异域风情。供奉图中的人物头戴圆顶卷檐黑帽，帽侧插着羽毛装饰，造型颇似当代的圆顶礼帽。据相关研究推论，这是当时南匈奴、羌人的装扮。而北魏壁画，则印证了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，官员身着交领宽袍长衣或短衣、实行新服制的内容。南北朝时，出现了一种“逆潮流”的现象：北朝壁画中出现穿宽袍大袖、褒衣博带的南朝人装扮；而南朝壁画也出现了以“窄袖、束腰”的胡服为时尚的弄潮儿。唐朝壁画中，丰腴肥美的仕女则与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的仕女如出一辙，短襦衣配高腰及地裙，颜色艳丽，身挂轻纱披帛，面饰花钿、作红妆，一派时尚丽人姿容。男儿则着

圆领或翻领长衫，腰系革带，下穿条纹裤装，一身劲装。宋元壁画中人物装束也一一与时代相印证。

至于饮食，庖厨图简直是各地区各时期的美食大博览。北方的厨房里，明显可见面食传统，蒸着吃的蒸饼（馒头）、煮着吃的汤饼（面食）、烤着吃的胡饼一应俱全。至于肉食，常见屠户宰杀羊、牛的画面。同时，当然少不了一顿热气腾腾的烧烤，司厨一手持肉串在火炉上烤，一手持扇子控制火候的场景，在壁画上活色生香。还有新奇的饮食颇引人瞩目，夏天消暑吃的“酥山”，堪称唐代版的冰激凌，以冰为底，淋上奶油、酥油、果酱，甜蜜蜜沁人心脾。

出行图中，贵族出行的阵仗彰显了主人家煊赫的身份。在北齐娄睿墓中可见一斑：先头以鼓吹仪仗先行开路，充当“气氛组”；另一边则是几人身挂弓箭，手拿马鞭，双手行礼。另一组壁画又有二骑作前导，后有八骑跟随，墓主人居于中间，头戴鲜卑山形垂裙帽，身着右衽窄袖朱衣，搭配灰绿色窄口袴，腰系蹀躞带，脚蹬黑色软靴，身姿矫健，威风凛凛。至于各种出行的工具，在壁画中也可窥见一斑。敦煌壁画中的独轮圆篷马车，似与汉代画像砖中的马车有着明显传承。牛车更是上至贵族、下至平民常见的出行工具，而骆驼则是商旅长途跋涉运送货物的好帮手。至于皇室出行，仪卫更是严格遵循礼制，执旗的、执障扇的、佩刀的卫士……队伍纪律严整，在壁画中都有体现。

死生亦大矣！通过观察这些浪漫神秘的“天上”、活泼泼的“人间”壁画，透析先人们的生命观、丧葬观，对于如今避讳讨论死亡的今人，何尝不是一种启发呢？以鲜活的姿态看待生命，无论开始与终结，都是对生命极尽的热爱与珍视。■



唐代备马图壁画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